

類紙聞新爲認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記登請呈日四廿月十年一廿國民於已刊本

# 章士釗律師受任民治評論社常年法律顧問

事務所上海小沙渡路承裕  
郵三號電話三三六六七號

本刊外埠經售處	▲北平宣外大街寶報社 ▲天津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上海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漢口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廣州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重慶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成都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昆明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西安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長沙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衡陽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常德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蕪湖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九江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南昌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杭州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寧波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紹興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嘉興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湖州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蘇州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無錫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常州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鎮江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揚州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南通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徐州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濟南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青島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煙台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威海衛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龍口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濰縣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周村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博山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淄川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沂水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臨沂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費縣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莒縣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日照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東營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濰縣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周村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博山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淄川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沂水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臨沂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費縣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莒縣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日照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東營法界大馬路聚興書局
本期刊本	▲本埠經售處：羣學書局、成雲書局、青石橋、新月書局、東百書局、羣衆書局、中國圖書公司、尋仁書局、神州國光社、現代書局、各賣報處均有代售。
本日期錄	<p>爲反對瓜分中國而戰..... 陳夢釗</p> <p>戰爭前夜之國聯..... 費 廠</p> <p>軍事工業與世界和平之危機..... 明 遠</p> <p>立法委員九十八人..... 德 柏</p> <p>青年之政治幻滅..... 玄 呂</p> <p>碎屑..... 明遠等</p> <p>一周大事日誌..... 記 者</p>
本期刊正表	<p>(一)主張：以宣揚民治爲宗旨。</p> <p>(二)態度：不論黨內外正反面之言論，皆民治主旨者，概所容納；以符天演之實。</p> <p>(三)體例：不用白話亦不取古奧文言，並以簡納體文字爲尚。</p> <p>(四)組織：係個人張羅友朋苦心力作之出版品；於時代流行之「背景」問題，儘無用擬議於本。</p>

# 民治評論

夏元信題

第一卷 第四期  
國民二十二年一月廿一日

民治評論社

上海膠州路八十七號

電話一三六七八

每逢星期六發行

零售每份五分  
每月一元五角  
每季四元  
半年七元  
全年十二元

郵費在內  
外埠加郵費  
國外加郵費  
代收代售

# 爲反對瓜分中國而戰

陳夢釗

日本奔向戰爭之狂熱……瓜分中國與進攻蘇聯……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之三時期……反蘇聯戰爭與列強……當局奈何猶自徘徊……「橡皮政治」之危險……今日舍爲反對瓜分而死戰外，絕無出路……對日戰爭之機械觀察與綜合觀察

## 遠東掠奪戰爭之開始

當日帝國主義於今年元旦攻佔榆關之驚耗傳播世界時，歐洲有識之報紙即以特大字標題曰：「遠東掠奪戰爭之開始！」誠然！暴日近頃之凡百舉措，均以向戰爭危機邁進爲目標，蓋箭拔弩張以人類大屠殺之戒首自居，即「傾國破家亦所不惜」也。日本備戰，乃本其統治階級之市場掠奪需要與「十年必一度戰勝」之武力迷信而經營甚久之「國策」，然戰爭狂熱之發展，則以今年爲登峯造極。茲就近半月來各報所載，日帝國主義馳赴戰爭之顯著步驟爲：

- 一，日軍部擬定於今年內將日本內地陸軍之大部份移駐滿洲，並擬建設大規模之空軍，將在旅順長春分設海陸軍之航空隊，與朝鮮平壤之航空隊鼎立而成東亞大陸之三大航空隊。
- 一，除去年海軍部龐大造艦計劃之迅速實施外，并擬用偽國名義，增設渤海黑龍江兩艦隊，由佐世保海軍造艦所承造，經費則由日偽兩方擔負，定明年春季完成。

- 一，十二萬萬元以上軍事預算之決定。
- 一，太平洋海軍大演習之加緊佈置。
- 一，二百萬青年之戰爭動員。

一，定中俄美爲其「假想敵」之三方面，海上以太平洋爲「國防第一線」，陸上以滿洲作「國防第一線」。

一，利用大批白俄，擬在滿洲邊境建立一反俄之緩衝國，最近東北一帶之白俄領袖克伯加利，及其他白俄要人廿名，已因武藤之介紹，赴日本與軍部直接會商。

一，加緊進攻熱河之徵調與行動，軍部發言人公開承認：「遲早必採軍事行動，俾使熱河處於偽滿洲國政府完全管轄之下」，並謂：「戰爭將來如竟擴大至於中國本部，牽及平津，則係出於與奪取熱河計劃有關之軍略上的必要，而非故意出此也」。

綜觀上列略一指數之侵略行動，吾人可知日帝國主義之奔赴戰爭，已成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至於目前日帝國主義所一手創造之遠東戰爭之性質，則爲瓜分中國戰爭與反蘇聯戰爭之雙管齊下！

日帝國主義本其「槍桿所指即公理所在」之侵略定則，自然隨時隨地皆有加兵於中國之「理由」！又本其由軍

事進攻而新權政，再由新權政而新國家之刻板方式，自不難將日本之輿圖擴大及於整個中國。故其於東三省也，則先佔領而「滿洲國」之，其於熱河地圖之顏色也，則未佔領即先改之，近頃又預言即攻取平津，亦為軍路上所必需，「非故意」而為之舉動矣。吾人揣測東京羣魔目前腦海中必已構成一新輪廓：學良非打倒不可！「北支那」又有新政權之需要，至如何「建國」，則略待一時，「中部支那」因國際關係嚴重，或可暫維現狀：。如此花樣翻新，則日本在中國實行「自衛」之範圍將無遠弗屆，而中國喪失疆土之危險亦莫知終極。於是中國軍隊在本國領土熱河之出入移動，日閥竟視為「侵略」，而日軍之攻取熱河，反成為代「滿洲國」「討叛」矣！故自九一八以迄佔領榆關與進逼熱河，凡日本進攻中國之一舉一動，皆莫不有其「自衛」之理由，及佔領一二城鎮以後，其理由又變，其辦法亦變，變化無窮，攻略亦無止境。終至日人吞噬中國之胃納與消化量究竟如何，即東京傀儡之「天皇」亦不自知！此即視中國為斷片之區域，而次第施行零碎之割裂也。故吾曰：九一八事變為日本瓜分中國之開始！熱河平津之驚耗，為日本瓜分中國之擴大！

### 瓜分中國之史的推演

溯自那拉皇后以迄現在，中國以進化落後，墮性最深之民族，更導之以甘為魚肉，含垢包羞之政府，國難既少間斷，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之陰謀迄未中止。而中國之所以尚未淪亡，直蹈印度高麗之故轍者，則絕非中國之主觀上有自強不息之道，能自免於亡國命運，純係在客觀上列強

有勢不相下之衝突，既不能任某一強獨自侵吞，又難獲得利益均衡，各得其所之「公平」分割，而中國遂得在此國際間相互牽制之形勢下，苟延其殘喘亘大半世紀之久。其幸也，為免於直接「領土化」之亡國，其不幸也，在事實上已淪為國際奴隸。

鴉片戰爭為中國承受帝國主義戰艦巨砲之開始，而甲午戰爭則為中國展覽其「東亞病夫」之軀體於國際舞台之發端。當中日戰爭之次年，英俄德三強干涉日本歸還遼東半島，並各挾其「恩德」，強攔威海威，海參威，膠州灣以去之後，迄至八國聯軍之役，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之空氣即驟然塵上，然因美國不甘向隅，提出「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堂皇口號以為抵制，加以日俄英德間亦互有衝突，遂暫時放下瓜分之企圖，而各自隨其心之所欲與砲艦商船之所及，互劃「勢力範圍」以暫告一段落。此一階段，即為中國由瓜分危機轉變而成為在列強均勢之下求得苟安之第一時期。

辛亥革命後，英帝國主義既以二千萬磅之大借款支持袁政府以壓迫國民黨，帝俄在外蒙，法國在滇桂之蠶食鯨吞亦趨緊張。日本乘歐戰之際，則以廿一條之進攻及與安福政府各種密約之締訂，並以參加敗德之交換取得英法之秘密諒解，遂突破列強在遠東之均勢而形成對華侵略之獨佔局面。凡爾塞和會中，日本瓜分中國之外交活動復又緊張，但威爾遜當時正挾參戰元勳與國際債權人之優勢以臨歐洲，「和平」之高調雖未博歡迎，但日本對華掠奪之優勢則為之稍殺。華盛頓會議實為解決遠東矛盾之「無槍炮的戰爭」，美國利更用其優勢以打擊日本，於是「不許

任何帝國主義獨宰割中國，為骨髓之九國公約遂以成立。斯為中國由覆亡危機趨於在均勢下求苟延之第二時期。

瓜分雖尚有所待，侵略則無時或已，列強遂各自御用一部分軍閥，延長中國內亂，表演成爲帝國主義在華鬥法之前哨戰爭，日本之於段張，英美之於曹吳，皆其顯例也。國民政府挺立南京後，當時黨國領袖以「打倒帝國主義」相號召，「必先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之口號亦一度高唱。當時東京諸魔，始則爲之吃驚，繼則估量對手。迄至濟南慘案，以二十萬之革命大軍被福田一師團所嚇服，於是眼孔雪亮之日帝國主義者即看透此「革命」巨人之兩脚爲泥製者，色厲內荏，外強中乾。此後遂着着進攻，慘案迭出。奉天之銳意建設，既顯露親美派之鋒芒，又表示金元資本向東北之進襲，乃更促成日本突然硬幹之決心。一九三〇年，由從華盛頓盛傳一「遠東威爾斯計劃」之空氣，此自係美國企圖以金元領導對華統治之妙用，然終因英法日之反對而成畫餅。自九一八以迄於今日，就中國當局言，爲寄托其國脈於「分贓主義」之國聯，至死不悟；就日本言，爲不顧一切以宰割中國領土，就英法言，爲始則「小罵大幫忙」，繼則袒日至於極點；就美國言，爲怨憤填胸，一貫表示其「不承認主義」(此中經過，本刊已屢次詳論，故不再加說明)。此一外交陣容，即具體說明：日本對中國已實行瓜分，英法實贊助并參與此項瓜分，而美國則堅決反對瓜分，主張保持中國主權領土在形式上之完整，其堂皇之術語爲「維護三大大公約」，另以金元灌漑此國際市場之經絡。此即列強在華均勢重被突破，瓜分已成事實之現階段也。

### 瓜分中國與反蘇聯戰爭

因五年計劃之威脅與階級對敵之尖銳，使帝國主義感到反蘇聯戰爭爲刻不容緩，因列強經濟危機之深刻與擴大市場之需要，使日英法瓜分中國之陰謀更加具體化。且瓜分中國與反蘇聯戰爭，實爲相因相成之一個問題(遠東掠奪)的兩方面。反蘇聯既可克服遠東之「赤化」危機，並暢所欲言以分割中國，而分割中國又可於東北與新疆利用回民與白俄，分途建立反俄之緩衝國。故滿洲邊境之白俄既在日人之指揮下，猛進其「復國」運動，而西藏之獨立醜釀及新疆回民含有「建國」意味之暴動亦在英人之指導下，次第展開。法國亦在桂滇黔一帶，猛進其蠶食與「反赤」之軍事行動。日本又擬於今年將領國之陸軍移駐滿洲並建設大規模之空軍。就侵略「不抵抗主義」之華北而言，自無如此大舉之必要，其目的顯然不僅在平津熱河而實側重在西北利亞。鋒向所指，不但莫斯科知之，即東京軍閥亦直認係準備與百萬以上之中(？)俄陸軍作戰而不諱。故一月十三日，彼埋頭於和平建設之史達林即於聯共中央大會場上以警戒遠東戰爭，改若干大工廠爲兵工廠，準備敵人隨時來侵之演辭昭示其黨衆，並預定減少二次五年計劃進行之百分率，分撥國力以從事備戰。

討伐莫斯科，原爲帝國主義營壘佈置已久，夙夜不忘之公開秘密。英法對此，固屬一向情願，德意以及蘇聯西鄰各小協約國之法西斯蒂，尤有至高之熱望。不過成爲問題者，即太平洋彼岸之金國帝國主義之動向耳。

就階級之總立場而言，美國自不能例外，亦將對反蘇

聯戰爭有熱烈之同情，然近數年來，美國在歐洲既不甚得志，對中國問題尤為英法日之三角勾結所困而深感孤立。大選以來，白宮新舊兩巨頭及史汀生者流所午夜夢迴者，即為神往莫斯科之新外交陣容之創造。此中矛盾，即為反蘇聯之一致中，寓有帝國主義相互間不能調和之衝突。且假定一旦英法日反蘇聯戰爭能痛飲莫斯科，則中國更將整個為英日法所分割，美國即求分半杯之羹，亦將難能。故英法日於中國問題之能否對美讓步，實為美國對反俄戰爭態度之決定樞紐。

蘇聯為防禦襲擊而備戰，已有十餘年之努力，黑海，波羅底海之海軍防禦工事，已足以毀滅最強大之艦隊，陸軍備戰之佈置亦甚充分，故列強勞師遠征此戒備已久，以守待攻之莫斯科，其致勝之把握亦甚少也。且蘇聯之戰術，不專在境內之設防，尤重在向帝國主義國內無產階級與弱小民族革命之發動。故除蘇聯本身之國力拚搏與軍事抵抗而外，各國工人爭鬥之消長，殖民地革命之進展，尤其德國與中國政治之如何推演，均對於反蘇聯戰爭之前途有決定之關係。

帝國主義十餘年來，於近東進行反蘇聯戰爭，勾結縱橫，終難如願。自九一八以來，又在遠東開闢一反蘇聯戰爭之進路，最近之步驟即為反蘇聯與瓜分中國之同時並進，其實際之動作即為踐踏中國民族之血肉與死屍以遠征莫斯科。英國報紙，日來對反俄戰爭激烈鼓動，甚至謂「日本為世界而犧牲（作反俄前鋒），英國不能慨然相助」。依此「邏輯」，則日人既「為世界犧牲」於前，中國自當貢獻其民族生命，聽其分割，以「酬報」日本於後！然則中

國民族之執仇執友，當自知所以認識與選擇矣。

### 為反對瓜分而全國動員

自國難發生以迄於現在，日寇侵略之猛，直係席捲鯨吞，勢若雷電，升堂入室，直撼平津，煎逼之烈，與庚子之役相差無幾。當局之以救亡大道昭示國人者，曰「安內攘外」，曰「臥薪嘗胆」，曰「長期抵抗」。按之事實，則內亂以「安內」而愈熾，結果竟成爲「攘內安外」，所謂「長期抵抗」，則政府要人遷都逃難惟恐不前，迴避責任惟恐不後，倉皇而竄，視顏而返，宣言千篇，不展一籌。既不能防寇於未至，又不能抵抗於已來，束手瞑目，任人踐踏，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今日寇陷三省，則曰「已向國聯提出矣」，明日寇入錦州，又曰「已由顏代表轉訴國聯矣」，暴日之進攻不已，中國之抗議與喊冤亦不休，而神州之陸沉也，已屆四分之一！此種刀刺而不知傷，火熱而不知痛之「橡皮政治」，吾人雖數盡中外，覺遍全球亦乏其儔！夫十九軍以孤軍挫暴寇，義勇軍以赤手困敵師，凡此事實，已具體指示惟抗日戰爭乃爲中國起死回生之出路，乃當局仍徘徊猶豫，不知所措，於苟安朝夕之中以「二十年生聚教訓」爲搪塞，既不能效武穆救國於未亡之先，而預約能法勾踐復國於已亡之後，此實欺妄，誰其信之！今者三省已亡，熱河平津告急，敵人驅其大軍越山海關以進逼，行見華北中南，均罹浩劫。「安內」「臥薪」之口頭禪既不能緩死禦寇於須臾，妄冀小朝廷之偏安，在勢既難能，跡心則爲陳叔寶矣！

瓜分中國之戰爭既已開始，日本侵削於北，英法交際

於南，江南雖好，趙宋終不能苟安，故中國此刻除動員全國民衆爲反對瓜分而喋血苦戰而外，絕無可資考慮之出路。昔者袁崇煥之論督抗清兵曰：「守關外以捍關內」，胡林翼之論平洪楊曰：「守於境內，不如戰於境外」，千古之忠臣名將，其時代雖殊，其據勢論事之見地實同。故今日欲救中國，則必須反對瓜分而動員民族戰爭，欲禦侵略，則收復三省與戰於關外，又爲先決問題，勝則國安，敗亦不致待亡。再者，今之「肉食者」，往往囿於日本之海

## 戰爭前夜之國聯

陸空軍如何精銳，中國武器之如何不足相抗。殊不知若完全着眼於軍事對比之機械看法，則中國此時即言亡國亦不鉤資格！而現代戰爭一方面爲整個民族與國力之持久對抗，一方面國際階級鬥爭之推演，若着眼於列強國內危機之深刻與相互利害之不一致之多用的對敵形勢，則暴日背城借一之冒險實含有重大之主觀危機，而中國死裏求生之抗戰，在客觀上亦有可恃者在也。

蟄戶

失敗之回顧……由十九國委員會草案而特魯蒙案……國聯已木乃伊化豈止破產而已……歷史已屆戰爭之前夜……國聯之巫蠱作用行將終了……中國除抗戰外絕無出路

當去年十月李頓報告書發表之時，吾人即指斥此爲一集危險與矛盾於一卷之文件，其目的在進而宰割中國，其作用則等於測繪如何操刀之圖案。吾人並再三指出對於此含有重大之陰謀之報告書，上自政府，下至國民均有嚴厲反對之必要，否則在國聯論壇上因日方之強橫與英法之曲袒，必不免就李頓建議已十二分不利於中國者再打折扣，其結果中國之失敗與吃虧將至不可究詰。不料袁袁諸公仍本其依賴豺虎，苟安現狀之心理，竟對報告書表示滿足，觀顏相告曰「大體同意」。同時國民反對李頓報告書之爭鬪，亦形成極不充分之片斷呻吟。主觀之爭鬥既弱，客觀之壓迫遂無所不用其極。國聯既曲從暴日而將會期一再延宕

，日本則利用此時間餘裕以完成其縱橫勾結，草擬意見書之手續。於是而松岡之週遊列國也，意見書之發表也，國際輿論之收買也，在日本均有手揮目送，無往而不如法之成就，中國則如小鳥依人，以待日內瓦「聚義廳」之判決。由十一月廿一至十二月九日之各次會議，中國所夙夜企禱之「公理」，僅在各小國代表之言論間有曇花一現之發現，繼之以西門彭古之公開袒日與岡松慶次「槍砲即公理」之舌辯，而中國當局幻想半年之收穫竟爲一無所得！

因日內瓦羣魔忙於耶誕與新年，國聯遂乘機脫卸其責任於十九國委員會，從新起草決議案以待一月十六日之討論。問題推演至此，英法日勾結謀我之真象已揭，就國聯

言，爲「長夜漫漫」之拖延，就中國言，爲「認賊作友」之食果。然神經構造迥異常人之中國當局仍執迷不悟，磨其上不見天日（無適應國際怒潮之決策），下不接黃土（無民衆後盾）之對外政策以自行陶醉。日內瓦之魔術方與未艾而九門又陷，敵騎長驅，平津震撼，而張家阿哥又以向東交民巷交涉劃北平「緩衝地帶」聞矣！如此民族，如此守將，更導之以如此政治，即欲求爲偏安之小朝廷，尙有待於「賢明」帝國主義之「甄別」矣！

夫日內瓦早已成爲羣狼爭嗅之魔窟，舉凡國聯之一切「調節」與「決議」，均不外裝飾「文明」，便於日帝國主義節節進攻之「翻戲」，故中國當局置民族命運於日內瓦，實不啻自蹈覆亡之絕地。彼十九國委員會於十二月十五日所擬之所謂決議草案，已屬一無判斷，二無結論（即滿洲國之承認與否亦不道隻字）之符咒，然即此言之無物之草案，猶不能邀日本軍閥之首肯。彼榆關之大砲一響，特魯蒙（國聯秘書長）之詭計遂施。國聯事務局竟抹煞中國意見，不經委員會討論而擅自修改之議長宣言，其要點則在肯定李頓建議只作參考，不提及美俄之參加與滿洲國之獨立。將調解委員會之職權抽象化，此即一月十六日十九國委員會開會前，囂然塵上之所謂「特魯蒙案」是也。特魯蒙案絕非由各國代表之公意所草擬，而係順從日軍閥之意旨鑄刻而成，其中心意即爲事實上承認日本吞噬東三省並繼續瓜分中國之軍事行動，排斥美俄，高壓中國，而將一切公約與會章概行撕毀是也。一月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社論，謂目前已屆國聯最嚴重之時期，該報於結論中沉着追問：「主持國聯之各大國，畢竟欲維持國聯之生命？抑僅欲保留其形骸？」此語自甚警策，然吾人儘可代日內瓦魔窟斷然答復曰：國聯自九一八始，已成爲率獸食人之政治僵屍，無所謂「生命」，無所謂「形骸」！帝國主義戰爭何日開始，此僵屍之作祟即何日結束！夫李頓報告書既「僅作參考」，則十餘萬言之巨製，其價值將不敵其印刷費之一半，「滿洲國」在國聯文件中竟「不復提及」，則約章第十條「會員國有互保領土之責任」之規定即等於具文。以此鬼話連篇之討論，以求「解決」羣盜逐鹿東亞之遠東問題，即再經一世紀亦不能有若何結果！然中國當局對日內瓦之憧憬與幻想，至今仍午夢方濃也！

一月十六日開始之最近的一週，即日內瓦大套魔術花樣翻新之時，亦即中國外交迷信者延長幻想之「最後五分鐘」！然則目前形勢對中國果有利乎？曰：惡劣達於空前，全盤慘敗之「意外」即將來到！

英法與日本在滬戰中之密約既經戳穿，倫敦巴黎間之巨頭及帝國主義代言人與東京之步調更由跡象可疑而趨於公開一致。法揆彭古一方面空言否認日法之秘密勾結，一方面在國會直言日法長期合作而不諱。十六日倫敦之每日郵報對於要求國聯嚴厲裁制日本之意見斥爲「感情用事」，而「威嚇友邦」（指日本）爲絕大之錯誤。並謂：「國聯之責任在提醒華人，使知維持遠東和平之第一條件，在造成可保障秩序及履行文明義務之行政」！每日捷報更宣傳「英國若對日本加以干涉，則直發狂耳！」凡此態度，

不特絕無「公理和平」之氣分。且直係對日本爲虎作倀，對中國落井下石耳！

目前整個國際形勢，爲帝國主義列強向世界戰爭之瘋狂奔赴。爲分瓜中國，則英法在商中國皆將有「依樣葫蘆」之獲得，彼等方彈冠相慶之不暇，豈肯在日內瓦有半句隻字之仗義執言？華盛頓則孤憤莫伸，莫斯科則忙於自保。如此，在不抵抗之政策下，中國除等待國際屠伯之操刀而割以外，統無其他可資乞憐之對象與出路。

因日帝國主義備戰之白熱化與英法對遠東戰爭之希望無窮，世界歷史之現階段已達戰爭之前夜！大局推演至此，國聯外交巫蠱之煙幕作用亦漸頹於夕陽西下。一旦烽火燎然，此作崇十年之木乃伊即須重反太虛。帝國主義列強之真正目標，近頃已不在日內瓦而在國民之軍事動員與工業之軍事化。在帝國主義諸屠伯大盜之鐵算盤下，失業恐慌之不能解決，即因現世界之「死人太少」，故「惟戰爭始能回復景氣！」對伐莫斯科既須「同難赴義」，瓜分中國尤當恐後爭先！中國之亡，至今已成爲失土四分之一之事實，而非「杞人憂天」之「過慮」，日內瓦所能賜與

### 軍事工業與世界和平之危機

一

在過去五十年間，曾有若干專制政府崩潰，然其本身實未死亡，不過改變其名稱而已。吾人現仍生活在資本主義專制政治之下，此種專制政治亦如過去者，有國王，有朝代，即親

王亦有若干。此輩親王即具有左右政治勢力之鎗砲商人，彼等從事此類工業之目的蓋在使戰士之白骨平均堆積於各國之埋骨塚中。彼等乃近代之真正貴族階級。歐戰之前，彼輩共有四

中國者，爲零碎割裂，各求滿足，絕對再無「希望」與幻想之可言！故磕叩兩年，上當屢屢之承笑國聯之生活，迄今已屆非結束不可之時期，而如何自決與救亡，已橫於每一國民議事日程之第一項。一般「專門家」與「空想家」，雖知侈言救亡，但其結論不落於「臥薪嘗胆」之慢性推諉，即陷於空談編練新軍，發展實業，以等待十年二十年後之收獲。不知寇深禍迫，敵人已入我堂奧，扼我關山，擄掠我之父母妻子，患在燃眉，神州待挽，此乃二十四小時內動員尙恐不及之非常事變，豈能妄想嘗試亡國，而開發若干年後復興中國之空頭支票！故今日之事，已屆兵臨城下，非有與敵借盡及舉國赴難之決心，斷澗求生之拚命奮鬥，決不能轉變瓜分之危局，挽救民族之覆亡。能戰於塞外，始能保守關內，能戰能守，始有外交之可言。彼日內瓦之木乃伊，對國際奴隸之中國，除召災作禍以外，絕無「靈驗」，中國求助於日內瓦廟堂之各「天王」與「幽靈」，既然失敗到底，創痛鉅深，今後當然應一反故轍，另求生路。此路惟何？即竭全國民力以共赴，以銖血自衛之抗日死戰是！

大集團，即英國之斐下思及亞姆斯唐公司，法國之斯拉德公司，德國之克虜伯及斯兜姆公司，俄國之普提羅夫公司是也。自然，各國政府待遇彼等一如貴族。事實上，無論此輩親王之民族性爲何，各國政府每遇之如上賓。蓋以各親王之家族要求國際之貴價待遇也。



十九世紀時，拿破崙第三曾以勳位贈克虜伯廠之主人翁。自然，德皇亦不得不亦如法皇之優待克虜伯者而厚遇之，故威廉第二贈克虜伯以親王之尊號。但因克虜伯習於獲利，而對皇家尊號不甚注意，彼不欲得此尊號，不過希望其女獲與某王結婚，於是威廉第二即允德國某貴族與柏莎克虜伯結婚。

各國有權之親王皆有相互之婚姻關係。故鎗廠商人援例締結國際之關係，乃無足為奇之事。若輩在戰前即已有國際之關係，即大戰之時此種關係仍然保持，此實令吾人不禁為之駭然！世人或將以為德國之克虜伯廠僅售軍火於德國及其同盟國；法國之斯拉德廠必具濃厚之愛國心，而僅為其祖國及友國儲藏其出品；各國之軍火工廠亦必對其製造上之技術嚴守秘密，蓋以此事乃國防上之至重要者。但世人之所見完全與事實不符，各國之軍事工業大都有國際之連繫。彼等之利害有相互之關係，彼等復共同享受製造上之秘密。由此，吾人即知彼等之間蓋已有實際之資本主義鎗廠國際存在矣。為此國際服務之報紙

每擺出愛國之面孔痛斥一般和平主義者越國界而締結和平諒解為媚外。誠然，若和平主義者善意地在國際上共同締結和平，乃屬犯罪，而非愛國，實為危害祖國之行爲。但如鎗廠商人在國際上共同準備可獲萬萬元之利之未來大戰時，彼等反受稱讚，反被稱為最愛國之行爲。此種偽善，吾人殊應加以充分暴露也。

二

大戰之前，國際軍火貿易頗為暢旺，自然，在大戰期間略現蕭條之象；但是縱屬兩敵國間，此種交易在戰時並未停止。戰後，此項貿易逐漸擴大，甚而較以前尤為發達。此即目前國際形勢之非邏輯的發展，或可謂偽善的現象。世人久欲建立以法律為基礎之國際組織。今者，國際聯盟已成立，其盟約在儘可能減少兵戎相見。并戰之凱洛格和約亦已簽字矣。但同時國際軍火貿易却仍享受完全之自由。換言之，吾人在防止戰爭之時，却未注意對於無限制發展之軍火貿易加以阻止也。一旦戰爭爆發，吾人即見鎗廠商

人奔赴戰場兜售其貨物。惟吾人須注意者，彼等非僅供給與之有親密關係之交戰國而已，有時即對方亦得購其鎗廠，至於國家之利害，不論也。在大戰之時，此類無恥之行爲，吾人已司空慣見矣。吾人且舉一最近之事實以明之，一九二五年阿伯德克尼在摩洛哥（法國屬地）宣布獨立舉叛之時，法軍發見叛軍持有歐人所用之武器，一部分人民頗現驚詫之色。普魯賀摩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之「解放日報」上發表一文，內稱「在摩洛哥已發見機關槍，重炮及飛機，此類軍用品顯然係法國製造而為叛軍所拋棄或被繳者。惟其後此事卒為不知之人所消滅而寂無所聞。後在匈牙利某車站搜獲之機關鎗，其製造者亦不知究屬何廠」。

日本之計劃侵入滿洲也，若輩鎗廠商人亦正踞坐以待，吾人茲舉一值得參考之資料：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英國工黨某議員在下院詢英國政府曰：「在過去六月中，政府曾批准軍火運往中日兩國乎？」

此實毫無檢點之發問；至少在法國有如是之批評。惟在英國則完全反

是。英國倫敦市長加爾芬即答曰：「誠然，在此期間海外貿易大臣確曾批准軍火輸往該兩國」。據一九三二年二月四日貿易局長羅西曼氏於下院宣稱，依據統計運往中國之軍火值五百零七萬五千佛郎，運往日本者值三千八百三十七萬五千佛郎。

三

工黨議員之詢問乃適用於英國工業家。至關於法國工業家者，此處亦搜得若干材料。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之「共和日報」上，法國會議員加特氏曾著一文，文中有曰：「今有一不懼否認之消息，即斯拉德公司已接受日本之若干重砲之定單」。

吾人若未知國際軍火貿易之情形若何，則僅考察某重要之法國公司以重砲力助日本侵略而致毀傷法國名譽之一事實足矣。然猶有較甚於此者。加特氏於其文中復謂：「日本不需預定之軍火，彼所需要者斯拉德公司之政治勢力耳」。吾人若欲問其故安在，則須對此問題作更深一層之探討，始可獲得答案。加氏於其論文中最後謂：「現正供給軍火於日本用以對華

之法國公司，亦同時供給軍火於中國用以對日，換言之，彼輩實獲雙重之利也。故曰：「血肉橫飛之戰場，即彼等軍火商人大發其財之地！」

然而美國軍事工業所獲之利，亦不少於英法者。路透社傳來之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華盛頓消息：「中國政府之高等顧問林巴格氏，曾於美國會外交委員會席上責備美銀行家及鎔礦商人助日攻華」。據林氏稱，美國運往日本軍火之總值達一萬八千一百萬金元。

但事實上，歐洲之供給於遠東交戰國者更多。據一九三二年三月五日法國民衆日報統計二月四日至七日中載軍火離漢堡而往日本之船隻數，實足驚人。而就其軍火製造者而言，德國乃軍用化學品之主要供給者，法國乃賀西開絲式機關鎗及克魯梭式坦克車之供給者，捷克車彈藥及炸藥之供給者，英國為普通軍用品之供給者。

其製造爆炸性藥品之酸類均為若干箱，箱外則標鋼琴之簽，吾不知日本帝國主義於砲聲震耳之時，竟有彈奏鋼琴之興致也！

就彼等無意中暴露之材料，德法實共同援助日本，至若此種德法之聯盟彼輩却認為與兩國間之仇視毫無關係。一九三二年法國下院議員佛爾氏宣讀斯拉德廠發出之一文件，其中有下開之鐵證：「該廠已運一千公斤之毛瑟鎗彈藥於立普齊之毛瑟廠。又日本定貨六千九百〇十公斤。」換言之，斯拉德廠正運德國之運往日本之彈藥。吾人倘有更確切之材料。此材料即佛爾氏於同日同地宣讀者：「此書簽字之斯拉德公司請求批准下列之火藥運往克比特：『B.M. 十一號二千二百公斤，B.M. 十三號二百公斤。裝箱共六十六件。』此六十六箱亦為運往日本者乎？吾人却不易探知。唯佛爾氏謂其同僚布丁氏曾以此彈藥詢問陸軍部長，據答「此為重砲之彈藥，亦為秘密彈藥也」。

# 立法委員九十八人

德 柏

治國之道在於弭亂……弭亂之方在使人才各得其所……多造知識階級之飯碗即弭亂之道……願中央本此方法以求國家日趨於鞏固

兒時讀戰國策有云：「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鬥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命唐雎載五千金「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鬥也」。此中國二千餘年前弭亂之法，歷朝遵行之，而國治矣。降至宋代，蘇子瞻敷衍其意，作戰國任俠一文，其中最精警之語云：「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謂秦之逐客，使智勇辯力四者，皆無所歸，既不能稿項黃誠以老死於布褐，故必輟耕太息以俟時，「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云云。其意雖取自國策，其言則精警透澈，上下

五千年，縱橫六大洲，未有順此公理而不治，逆此公理而不亂者也。此次中央容納孫科，並增加立法委員四十人，吾人由此種政治哲學觀之，尚表相當之贊成也。

原中國為產業落後之國，一般受高等教育者，不論其專門學問為何，除向政治方面發展外，殊少容納之途。然政治上之位置有限，而粗製濫造人才甚多，加以近年來利用人才法之實未盡善，不才者居高位，而才者反無餽飯之所。此輩所謂人才者，既不能束手待斃，則惟有犧牲良心與國家，日事反政府之工作，以求獲得溫飽。及前政府倒，此輩得志，而前政府下之所謂「人才」者，又告失職，其中餘有生活費者，百不見一，一旦失職，生活即成問題，彼輩不能束手待斃，亦如其政敵，故必以其政敵對待彼輩者對待其政敵，以謀恢復其地位。如此循環互演，國家永無甯歲。而况每經變亂之後，財產之損失者何只億萬，國家養養所謂人才者之力最日衰，而所謂人才者之慾望愈大，其勢必至於完全不能養養，則禍亂愈烈，而國家除漸趨破產之途外，殊無他法。

故在今日，欲談建設，須先弭亂，弭亂之方，在善用中國數千年的政治哲學，使所謂人才者，各得其所，所謂人才者不四出播弄是非，興風作浪，則內亂止，而國治矣。此次中央容納孫科，並增加立法委員四十一人，在不知中國弭亂之政治哲學者，或將以其增加國庫負擔，而表示反對之意，惟吾人則否。蓋立法委員之薪俸，年額七千二百元，合四十一人計之每年尚不達三十萬元，其數雖大，然果能因此減少其中三數人搗亂之力量，減少政治上一次之紛爭，則三十萬元之代價，殊為過小，蓋區區三十萬元，尚不足一師軍隊之動員費，而况其他乎。故吾人主張，中央此後應以此種方法，漸謀弭亂，總須設法使所謂知識份子各得其所。如此，則現在之所謂冗員者，決不能以裁汰之方式對之，蓋裁汰冗員，實為造亂，而非弭亂也。至於國庫增加負擔，只須為政者公忠體國，不為利一己而損國庫之事，則區區之數，何足道哉（其詳容候他日論之）。

最後吾人對於新任立法委員，亦不能不為一言：公等自此以後，至少

兩年間可無凍餒之虞矣，然當知中國今日待政治上之救濟者甚多，公等今日雖得其所，然當利用公等之地位，以求國庫收入之增加，既可以充公等之薪俸，又可以漸開救濟其他多數待救者之途，既可以使公等之飯碗安如

### 青年之政治幻滅

玄 呂

青年政治幻滅之一般……黑暗政治之當然反映……自殺乃修養認識不夠之所致……吾人所厚望於革命青年者……何患無死所！

國難日亟，青年在政治上之積極與失望亦因之而俱增。前者之實踐為捐驅報國，奮勇抗日，後者之歧途為幻滅享樂以至自殺。據近頃各報所載，關於青年生活之畸形發展，有下列諸事態：

- 其一，北平一部分學生因參加抗日會議而遭軍警之逮捕，民權運動同盟去電請釋；
- 其二，北平溜冰場之青年狂興不因國難而稍衰，有人擲彈以示警告；
- 其三，粵青年仲乃安曾參加淞滬抗日戰爭，又在虹口一帶組織抗日

磐石，又可以減少政治上之亂源，一舉數得，公等其有意乎。至於不增加良民負擔，而能使收入增加之方法甚多，吾人當於他日以就教於公等，惟望公等勿視為東風之吹馬耳也幸甚！

志薄弱之青年，自不免或溺於享樂，以跳舞溜冰為生活，或趨向幻滅，以消沉自殺為歸宿。故青年之墮落與自殺，實半由於修養不夠，認識不足之所致，另一半則由於中國政治之黑暗與不規律有以促成之也。吾人固應糾正青年，但同時尤須痛責政府！至若仲乃安君之自殺，自屬勇於死而失於輕身之歧途。而華北當局不止一次之不抵抗，亦為促其自殺之另一原因。吾人敬其奮勇抗日之生，尤哀其神經錯亂之死也。

除奸團，努力工作，近因榆關失守，華北危急之刺激，於十月十四日晚投浦自殺，其報母之遺書有云：「我大中華之東北被割，榆關失陷，生存無趣，迫以身殉……」

上列三端，均由動盪之中國政治反映於青年心理與生活之當然表現。就第一項言，則當此外寇憑凌、國難日深之嚴重時代，正需要發動青年大眾，以從事抗日，今華北當局竟橫加壓迫，斯不特為「不抵抗主義」媚外精神之一貫，直屬叔寶之至無心肝矣！夫抗日行動既為當局所不容，則意

然國難當頭，多數青年之溺於享樂與冒然輕生，其自戕之方式雖有緩急之別，然由此錯誤行動而生之損失，則較暴日之執屠刀以殺我國民者，尤加一倍。因我方消極損一鬥士，即敵人積極增一戰將也。吾人對於因政治生活之刺激而陷於幻滅悲觀之青年，既愛其熱心國是之英奮，尤痛其自暴輕身之迷惘，爰本所見，進其忠告於后：

第一，中國政治之黑暗為不可否認之事實，其黑暗之程度甚至與愛國抗日之運動勢不相容。然惟其如此，憂國之青年常以改造中國政治為已任

，絕不能以歷世自殺為歸宿。須知能憂國者，即為國士，勇於自殺者，尤為不可多得之英傑。然既屬國士與英傑，即應以艱苦救國為己任，不能自戕其寶貴之生命以為外寇國賊所竊笑。既能舍命自殺，則何種痛苦不能受，何等犧牲不能拚？縱不能如宗澤之「渡河殺賊」，亦當如荆柯之血流五步。憤而輕生，似大勇，實懦行也。

第二，觀察政治，須着眼於時代之推移與羣衆之力量。暴日雖凶，但資本主義之來日命運已屬無多。不抵抗之將軍固遍及國內，但能奮勇殺賊之羣衆則所在皆是。寄幻想於朝廷，已成與虎謀皮，求團結於羣衆，則為正確之路。抗日戰爭之推演，絕非三年兩載可了，殺敵雖不可等待，鬥爭則來日方長。青年鬥士，須從多方面發揮個人領導羣衆之才具，能說服一人即說服一人，能組織一人即組織一人，由一而三，由三而九，此幾何級數之增加，將擴大至於無限。抗日之羣衆無地無之，問題僅在能否在觀念上認識羣衆之力量並在行動上領導羣衆以從事奮鬥耳。有羣衆始能言爭鬥，言抗日救國，能爭鬥則有前途，有

前途之生活則希望無限，勇氣百倍。如此，則幻滅之情緒不長，而自殺之妄念亦不生矣。

第三，青年當前之大任，不在以如何英雄式之行動以興奮一時，而在以克苦奮鬥之領袖的毅力進策國是。自覺不足，尚須覺人，宣傳不足，進而組織，其政治任務殊最艱苦而偉大，其應加領導之對象亦所在皆是。故

## 碎屑

### 齒之退化

明遠譯

近時有若干牙科專家頗信食物之生活素與牙齒之衰退有某種關係。但麥爾堡大學教授奧斯波博士於英國科學週刊「自然界」上發表一文，極力反對此種過於重視食物中之因素之論調。

據奧斯波博士之意見，一般人之臆說謂吾人若食適當之含生活素之食物，則牙齒必不受若何之影響，然證諸澳洲之事實，此種臆說實難以立足。澳洲遍地皆有牛乳及含多量生活素之植物，牝牛日浴於日光之中，果類

自殺觀念多由英雄主義而生之反動，而打破英雄主義，深入羣衆生活，又為克服一切失望與幻滅之先決條件也。

青年大衆乎！國難至此，吾人何患無死所！死於羣衆之前，死於白山黑水之間可也，何必葬身魚腹，以為仇者所快，為親者所痛乎？

及蔬菜之出產豐饒，而其價亦極廉。但澳洲人牙齒之不良却與歐美人者相似。

奧斯波博士並未提出其可稱為器官退化之遺跡而加以考察。蓋吾人仍有外眼臉之殘跡，以及吾人之蟲狀垂即明證遠古時代人類具有極長之腸也。

若干牙科專家之論調或與自然界之現象相抵觸，蓋牙齒不良之男女非僅無互相吸引之力，亦且互相發生憎惡之心理。吾人由天然淘汰之過程，深知自然界有遲緩退化過程之能力。自然，最後之勝利仍屬諸自然界。奧

博士問曰：「吾人能斷言人類之齒不致如跖足之退化乎？」蓋吾人既受自然之支配，牙齒難免不退化，而退化之因却非食物之因素而已。

### 北平原人之發現 明遠

由人類學家觀之，斯密斯教授根據數件腕骨之發現，殊足以爲北平原實係最重要之人類之明證。人類起源史之狀況於其骨上可以推知。蓋其外捲有一張重複記其過去事蹟之羊皮紙。辯認其上之字乃各生物學家之工作，吾人無在此叙述之必要。

若猿於進化爲人之時自森林中走出，狩獵即爲其主要之事務。而狩獵與殺戮即暗示必須有武器，武器即轉而暗示手必須使用適當。以是小指與拇指必須能移動，而與其他手指時有分離之問隔。拇指能移動，注意拇指能離開或移向第二指。如解剖學家所云，此指能作對向的動作。具此種拇指之手必能把握與利用工具。

似人猿之指却與之有異，蓋與人類之拇指指較短，因之不能對其他之指作離向之動作。猿類欲以拇指及食指拾細微之物頗爲困難，有時竟不可

能。猿於落地時，必以指節行路，其似指之拇指乃無用之物。

由上所述，吾人即知手在人類進化之中實與腦有同等之重要性。猿人間手之區別乃在作用上，而非其構造上之不同。手指之數，骨節之數皆相同，而其均衡則大有異焉。

由骨材以考察人類之起源，原人却有似猿之處。北平原人乃垂頭行路而非直立行路之動物。彼不能昂頭而視天。又以彼有一退縮之頤，故彼不能如吾人說話。但是北平原人之手，則有表示其爲高等動物之事實。由該腕骨考察之。彼曾使用並製造石器。其人蓋已入於牛頓，貝多芬，哥德及愛因斯坦所引導之向上的奮鬥生活矣。

### 烏龜在日本 友

日自維新以還，國運日新月異，曾幾何時？已執亞東牛耳矣！彼邦人氏，每對吾貴國留學生言曰：「吾日本深得國王陽明言行合一之學，始有今日」誠然，有鑒日本之復興，未始非受中學所賜，不特此也，凡城市商店，類多以龜字相召號蓋取我國以龜

爲壽物之意，以冀商店長久之兆也，甲午議和李鴻章馬關訂約畢，伊藤博文邀李譙，至則爲「龜戶」之大菜館，當伊藤意，乃以龜爲中日吉兆之思想，藉以表彰中日親善也，李辭，旁人從而議之，席間，伊藤出一「外無相內無將不得已玉帛相將」單聯請對，李不能；伊喜甚，以爲李之中學尙不如己也，會有隨員某，尙工對，當即擬「天難度地難量這纔是帝王度量」單對以應，伊乃瞠目相向，若有所失，雖然，日本固知我國以龜爲壽物矣，但不知我國以龜爲縱容妻女賣淫之醜名，亦不能謂爲深通矣，或曰：斯旨也，日人未嘗不知，第其邦人，乃在事業成功與否爲榮辱，不以人格毀譽爲榮辱也，試觀滬戰之際，運輸大批妓女慰勞將士，調查團赴日之時，選挑妻女以相取歡，傳儀登臺之候，派送淑女以爲偏室，此情此景誠符浙西「烏龜烏龜隨便糊糊都有得歸」之民謠矣，非深通中學者，其能之乎？

### 一週大事日誌

記者

一月八日(星期日)

石河東岸有敵四百餘，積極築陣地。鈴木第八師團部隊，續向榆關調集。秦島方面，步哨有小接觸。敵軍設坑焚我軍被俘官兵。

榆關敵共六千，晨發砲數響，並於該城及砲台四周，築造防禦工程。華北日軍司令中村，聲明開入熱河之我國軍隊十六師與十九師，如不停止前進，被將以空軍攻擊之云。

敵擬乘機攻取冀熱邊區，榆關敵部再侵擾我軍九門口石門寨防地。

敵軍企圖由榆關灤河衝犯凌源承德，熱邊日軍不斷偵探。局部戰爭甚激。我軍在山海關及其附近之配置為與日軍對峙之第一線，由騎兵第三旅步兵第九旅第六百七團負擔，從山海關以西約五千米之白家寨起，布防至痘疽嶺沙河之綫止。一切工事，業已完成。第二綫從第一綫之後方二千五百米之大高家莊起，布防至交遠寨止。已開始構築防禦工事。我步兵一千五百從撫甯方面開往海陽鎮。

九國委員會發表調解中日爭端之決議草案建議解決辦法，強制雙方執行。任何方不服者，即引用盟約第十六條。

一月九日(星期一)

敵機偵察孤子峪界嶺，石門寨，合頭營等處，並擲炸彈多枚。敵大部步砲騎聯隊，向石門寨西北長城移動。

張學良派兵一旅開往錦西，圖截斷錦州敵軍與榆敵軍之交通綫。

日騎兵一聯隊開往錦西。另有騎兵旅，自北滿開抵錦州領得輜重後，即向南發。

義軍第四路司令國璽家，奉張學良令組織敢死隊約五百名，圖破壞敵後方之連絡。該隊係挑選精通滿洲地理之青年，或謂係張學良軍中之精銳部隊云。

東甯城內王德林軍三千餘，誓死抗日，另派騎兵隊三班，各三百餘騎，游擊敵逆兩軍。

敵空軍受命開密山炸李杜軍，兩機在哈機場上空衝突墮地，因滿載炸藥

兩機被炸毀機師二及軍官二，均為炸死。

日本侵佔榆關案，俄法輿論攻擊日本侵榆為有準備有計畫之侵略。十九國委員會輿論將不袒護日本。

一月十日(星期二)

晨日逆混成軍騎兵百餘名，及步砲聯合之部隊，約一聯隊，向山海關北三十餘里之九門口進攻，與我警戒部隊騎兵接觸，我軍猛力抵禦，敵無進展。午敵機四，向我投彈，并以機槍掃射，掩護前進，我急抽一部前往增援，敵不得逞，退集李家塚一帶。敵輸送商船至秦島卸運給養彈藥，至日兵營儲藏。

晨五時敵以巨砲向我石河陣地發砲三響，我軍還擊，旋即停止。七時敵機三，向我軍陣地後方偵查，在海陽鎮投彈兩枚，未炸。榆日軍工事已建築完成。

錦州敵機數架飛開魯，朝陽，凌源偵察，并散傳單，擾亂民心。

義縣開到兵車二列，載日兵千數百名，我軍扼守口北營子南嶺陣地，開魯阜新義軍，連日與敵激戰。熱邊救國軍米德門部二萬人分駐黑山。北鎮。

彰武、台安、新民、阜新等六縣。

我國聯代表送致日抗議副本於國聯，德社會民主黨主張嚴厲對日，榆變非地方事件，我否認直接交涉說。傳松岡因外交涉於絕境將自殺報國云。

一月十一日(星期三)

敵再攻九門口，同時石門寨，李家堡亦發見敵兵，激戰甚烈，經我援軍趕到，迎頭痛擊，同時義軍鄭桂林部三千，由石河溝出動繞擊李家堡之敵，敵潰退，集中於萬家屯。鄭部與敵在高嶺激戰中。

石河無激戰，我軍守九門口南口，其北口為敵軍所封閉。

九門口氣候突寒，我軍居高臨下，敵進攻甚難，死傷枕藉，遺棄騾馬甚多。敵機迭向秦島散傳單，揚言已佔九門口，企擾亂民心。

日機轟炸熱境各地，兵車三十五列由藩開出，決賊使偽國軍隊侵熱。

我外部訓令國聯代表請國聯用最後力量，德輿論抨擊國聯與日本。日拉攏英國，并盛傳檢事將開始直接交涉。

一月十二日(星期四)

晨日機六架，猛炸九門口，掩護步

騎砲聯合部隊，猛烈進攻，我軍警戒部隊，固守陣地，敵屢撲屢挫，傷亡甚重。嗣敵增援，火力愈烈，兩翼步兵湧進，勢成包圍，我軍死守，擊退當面之敵遂自動退至某陣地。敵大部集口外李家堡附近，佔領陣地構築工事，一部日軍及偽警約二百餘進至九門口，雙方對峙中。

晨日機飛黑山窩村投彈。石河陣地無變更，敵機二飛往偵察。

日軍錦州第八師團遼西部隊，全部調錦西與城，綏中，前所，前衛一帶，逆軍張海鵬亦開到。偽奉山路軍車絡繹不絕。

德國希特勒施萊轍發生衝突，國權黨與農黨反對內閣，政局將有激烈之變動。

一月十三日(星期五)

午敵機二在我九門口陣地偵察，一時餘始去。該地通行車道，完全為敵封鎖，口外敵積極構築工事，防我出擊。兩軍仍對峙中。

我九門口增援部隊在黑山窩附近集合，依石河構成三道防線，口外敵向永嘉堡義軍壓迫。晨五時敵坦克車掩護步隊五百餘，由李家堡萬家屯，西

路猛攻九門口，雙方砲火極烈，我乘敵坦克車陷山溝內，以平射砲猛擊，燬敵坦克車一列，率隊猛攻與敵白刃相接，敵死傷過半，向萬家屯潰退，我仍固守原陣。

美總統胡佛否決菲島獨立案，謂菲無力抵抗武力侵略及和平移民，主張應俟召集公民大會後，准許其獨立。

一月十四日(星期六)

敵攻下九門口，陣亡五六百人，傷者尤夥。沙河寨有小衝突。敵機三架來投十餘彈。九門口方面，敵我仍對峙中，該地區我軍增厚兵力，拒敵內侵，敵機五架，午於九門口石門寨低飛偵察，並向我陣地投彈三十餘枚，我以機槍射擊始遁去。

九門口我騎兵退入預定之陣地後，由我一部步兵扼守，敵佔口外十五里之李家堡，永安堡，柳石溟溝等處。鄭桂林部義軍千餘，由長石溝進攻李家堡，永安堡之敵。

國聯與日本成立妥協案，由松岡電東京徵求日政府同意，我代表事前未知，如徵實後將益加反對，內容係依據十五條三項不提第四項。